

湖海樓全集



湖海樓文集卷第四

宜興陳維崧其年著

邑後學任光奇重校

贈周櫟園先生序

櫟園先生頌繫之五年天子憐其冤事大白於是先生
旣脫獄南還至揚州揚人士識與不識聞先生至無不
大喜爭持牛酒賀陳生維崧適游揚亦欲一見先生私
輒自計曰維崧江表鄙人耳家貧拙於衣食奔走江淮
間未獲以文章末技奏於先生今來廣陵又多與博徒
賣漿者游雖欲見先生恐未有路也獨居深念不能自
決者累日如臯冒君辟疆余父執也一日自外至語維

崧曰櫟園先生知陳生亟欲一相見子無悞陳生聞是
言竊自喜旦夕謁先生則先生已枉車騎跡陳生於市
中以故左日已晡復上謁先生則揖陳生入置酒食陳
生攝衣就坐醉則歌先生所爲詩先生擊唾壺和之一
座盡驚先生起謂維崧曰老臣獲戾六年於茲矣六年
以來關木索嬰全鐵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卒隸則涕洟
息自分旦夕就湯鑊以快舞文者意覆盆之中甯知復
有今日與諸君相勞苦乎賴

國家大恩卒賜湔濯第念頻年對簿株連瓜蔓何止千
人爲老臣拷掠垂斃者百數十人矣爲老臣斃三木下

者十餘人矣有司曰臣寃道死者一人疾死二人餘皆
瀕死數矣卒無有一人誣服者他變姓名微服爲纍臣
橐餽計又不知幾何家焉嗟夫何以致此夙夜自思惟
是結髮爲吏實未嘗有所恨以至斯也一客起曰誠如
公言蓋公所至多善政吏民戴之閩人士至作四泣圖
此皆地遠不遑論論吾所及見者公備兵揚州江南甫
定告密繁興猶憶一日者有急裝自北來以馬箠叩營
門叩已據地坐諸將愕倉卒不知所出公直前上謁急
裝者熟視久徐曰彼韎韐而白皙何爲者公嘆喟曰君
貴人吾亦貴人有事當告我急裝者探腰下出一牘背

耳語良久則泰州桀黠奴蠶宦室者反詞也公厲聲曰
若誠反當族然安知非奸民搆姑詞之第君馬勞不宜
復有所乘坐休之命驛騎及吾廐馬以去急裝者喜越
日偵騎至桀黠奴所言果妄事乃解其好全活人類如
此又一客曰當公治兵時而江南撫軍某者性險鷙尤
嗜殺人一日漏下二鼓公寢門闔矣諸將譁云撫軍趨
議事且言速駕車以來不及則單騎來又不及步來人
聲鼎沸一市人盡驚往來轅門間公佯卧不起勅諸騎
士前後植檠戟笳鼓大作列炬如白晝然後起起又徐
徐行撫軍催騎道相望至則諸將士悉堅銳殼弩相向

白刃夾道立堂下撫軍坐堂上公至撫軍恚良久語曰
吏報城外某處有賊巢吾待公至將盡撲殺之公奈何
來姍姍者公曰以吾料之必無是撫軍怫然曰觀察能
以百口保鼠輩乎公應曰諾撫軍沮則令諸持長鉞者
退公曰適倉卒未募食煩公爲某置食食訖徐徐出呼
騎士轅門外譙讓之曰夥頤撫軍趨吾會食向者驚呼
奚爲猝其髮徧笞之一市人始知嚮所傳聞實謬悉散
去城外亦卒無有所謂賊是日也微公事幾殆客言未
竟更雜述先生數十事皆倉卒間戡定大難恩澤及人
者階下人聞之躡足語至有泣者最後一客年七十餘

海濱木又集卷四
三
狀微僂齒缺落且盡述公解任維揚日揚城十萬戶砌
城留遮道泣聯袂成帷天日爲之霾旣已就道哭聲撼
天地城闐崩摧語絮絮不可竟陳生離席伏奉卮酒先
生前曰吾向在如臯冒君辟疆受先生知最深談先生
事最悉今又聽客所言昔李廣爲將殺降卒乃自剄于
公治獄平恕後乃克昌今先生陰德奚啻于公疇昔之
事吾固知其往而必返也豈惟復返自此以後無疆之
慶卽以此卜之矣座客孝威鄧氏墨倩程氏曰今年先
生正五十揚人士思有以觴之卽以子言爲先生壽可
乎先生大笑爲陳生盡一觴

贈邑侯李蔚宗序

豐城李邑侯令宜興之三年邑大治其行也邑人士皆
作爲詩歌以送之而屬陳生維崧爲之序維崧作而言
曰夫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不亦大可感哉古之人吏治
與儒術出於一而今之吏治與儒術出於二古之盛時
爲天子崇吏治飾儒術者上有賢宰相下有良有司宰
相爲天子治天下有司爲天子治一邑有司之權與宰
相等成周之世國君修鄉校之禮而士亦得執羔奠雉
以旅進於長吏之庭歲時讀法幽蜡飲酒亦必爲之鼓
篋釋菜以隆其儀筐篚庭實以厚其禮而又未也爲之

嘉魚以燕衍之爲之鹿鳴以和悅之爲之投壺哨矢禮樂射御以嫻習之故有司之德意洽於子弟而百姓之疾苦亦得告於長上蓋士之視有司也甚親而士之自視也亦不甚賤今之人則不然爲有司者有簿書期會之繁劇有文網繭絲之操切頭會箕斂日要月課卽欲與都人士一相見勢且有所不暇且士之自賤也又實甚其黠者舞文扞法倚府史胥徒以爲奸其愚者則皆以逋縣官租賦赭衣匍匐於階下耳故有司之賢者皆不樂見士而士之自愛者并不敢一見有司爲賢有司且不敢見況其他乎自侯來宜而侯之待士與士之所

以自待者皆一大異國家軍興倍往時宜興之苦窳也
又倍往時顧侯則無有難焉者漸摩浸漬招徠感化民
無所苦而國賦充暇則與士之賢者講藝敦禮崇信讓
明任卹士之獲進見於侯者俊秀之外無莠民焉湯生
原選維崧中表弟也數年最受公知陳生文鷺維崧弟
也其感侯也尤最深陳生者客游久矣間月一歸兩生
必以侯之仁政述之維崧且以邑人之歡忻鼓舞於侯
之來與悲愁思慕於侯之去者而舉告之於維崧維崧
曰國家移風易俗之事上賴賢宰相下賴良有司先生
一治吾宜而上之待士與士之自待者俱大異焉誰謂

古今人不相及也維崧者治下之老諸生耳家貧謁於
衣食授書江淮間以餬口先生之庭至今尙未一進見
而先生顧若深知有維崧者則又古人所未易及也夫
賢長吏之於世也旣不易見而士之受知於當事也又
不可忘先生之來也維崧旣不克見矣其去也又何能
忍而失此知已乎崧雖將老尙欲一修弟子禮焉侯其
計我乎是爲序

贈徐渭文序

松之爲性也虬枝鐵鬣干霄拂雲已耳黃山之松獨不然縱行半里橫行十里弇者若窳破者若竇奔獅怒猊絕不與沙土附地高故也今夫水汪洋澎湃一瀉千里迫而掄以瞿塘之峽兩崖束櫃萬派爭門或激之而成輪或觸之而迸沫龍螭雷電譎譎萬端是豈水之性哉厥惟勢險故其在人也詎無黃山之松瞿塘之水平哉則吾友徐子渭文是渭文爲名家子蓋自少師文靖公以承平宰相培植元氣汪濊煦沫故流澤遠而保世昌又渭文自高曾以來世積勲業其尊甫二玉先生烈才

峻性復磊砢負正骨詩文墨妙蔭映藝苑渭文徜徉於
隱囊麈尾間平流而進亦當取青紫如拾芥此卽昔人
所云王家子弟劣猶當作尙書郎耳乃一旦邁會世變
卽屏去經生家言絕口不事復少負異才不自禁制激
昂跳盪闌入古作者堂詩歌騷賦下筆數十萬言不休
出其緒餘溢爲繪事輒復空蒼秀潤識者嘆爲絕作余
嘗酌酒勞徐子曰夫天下無事公卿之後必爲公卿乃
稱克家耳於此而厭薄世趨捐棄帖括遊戲於書畫翰
墨者則宗黨爭姍笑之羣斥爲跖弛之子若夫今日者
士生斯世其地高其勢險平流而進爲庸士塊磊自異

爲奇人吾見夫鬪雞走狗浮沉里閭者矣將猶不失爲
王謝家風況夫才性瑰麗以詩文書畫自表異者乎今
年秋徐子將出游而因屬予一言以爲序西風初肅白
露滿空余旣壯其有是行而又爲徐子悲其遇也詩不
云乎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子之行也將何之乎庶幾游
於成連海上之鄉乎抑恣睢滉瀆於建德之國乎雖然
千將鎡鄒光氣百倍天下自有知之者過鍾山有吾友
半千龔先生吳門有孝章金先生是二先生者皆畸人
而隱於繪事者也徐子見之其必爲我問之

清江先生

清江先生

清江先生

清江先生

清江先生

清江先生

清江先生

清江先生

無誠邵潛夫先生八十壽序

今人賤老而貴少而邵先生行年且八十豈得不困哉
顧今天下之賤文士也其視老人也又甚衣冠之冑上
車不落則官著作作體中何如則拜秘書乘堅刺齒肥樂
甚下至屠酤者兒屬有天幸生平不識一書飽數十椀
肉羹耳若閉戶而誦一先生家言無益不與通也今邵
先生年旣八十且又善屬文以故益大困邵先生旣久
困而平居輒侘傺言曰吾年旣八十且又善屬文若輩
且如我何哉卒自若陳生之來如臯也客有短邵先生
於陳生者曰邵先生雖工詩歌古文辭多讀書然其爲

人非人情不可近子且慎勿與游陳生則竊從邵先生
游居無何客又有謂陳生者曰邵先生善使氣好座上
謾罵人是嘗於鍾景陵舟中而面詆其密友譚元春又
嘗過虞山謁錢宗伯稍待久之卽罵闖者而去陳生從
邵先生游則又竊示以詩若文邵先生率又大稱善陳
生曰夫世之不近人情者何限能罵人者又何限顧論
者獨深求邵先生則非以邵先生貧且老哉邵先生年
八十窮無所依僦居於如臯之城西門臯旣僻遠而城
西又臯之僻遠處邵先生居之繩樞甕牖出無兒入又
無婦也僅一里媼依其門櫬以居則爲邵先生爇火作